

【小說】燃燒的夏天 6之4 李佩甫

接著，廠長話鋒一轉，突然說：「下邊我要給大家提一個問題。我要問：究竟誰是工廠的主人？對於這個問題，大家一定會說，工人是工廠的主人！可我要問問在座的各位，這裡有主人麼？什麼？對不對，這是煉鋼用的鉛餅。店舖，你們知道這些店舖是幹什麼的？

會場上，一個工人悄悄地對坐在身邊的萬林說：「糟了，糟了，廠長發現了！」廠長站在台子上，悲憤地說：「我們的希望在哪裡？我們的出路在哪裡？！主人已經開始不管家了。」廠長喘了口氣，接著說：「如果他還有一點點尊嚴，如果他還認為他是主人的話，我希望他能自己走上台來，站在我和孩子的身邊…」

此刻，只見坐在台下椅子上的萬林先是默默地低下頭去，然後又抬起頭來，他看了看坐在不遠處的劉惠英，劉惠英也正默默地望著他……條爾，只見他慢慢地站起身來，一步一步地往台上走去…

幾個工人連聲叫他：「萬林，別去，別去…」

當萬林走上過道的時候，坐在前排的那個有點流氣的青工暗暗地扯了一下萬林的衣袖，小聲說：「萬頭兒，你瘋了？快上廁所呀！上廁所呀……」

可是，萬林卻仍是一步一步地走向台上。整個會場一下子靜了，上萬名職工全都注視著一步一步走上台去的萬林…

萬林上了主席台，默默地站在了孩子的身邊，默默地對廠長說：「是我。」

廠長看了萬林一眼，不再理他了，竟把他晾在了台子上。面對千萬雙眼睛，萬林的頭低下去了……廠長望著台下的工人們大聲說：「既然還有主人，那我就說一說主人們關心的事情。我要公開地告訴大家，我們工廠已經連續虧損了六個月，虧損額高達7700萬！方案已經出台了，核心就是八個字：'模擬市場，成本否決'。把成本攤到每一個崗位每一個職工身上，成本將直接與工資、獎金、效益掛鉤……我知道，對這個方案，許多人一時想不通。徹底轉變觀念，從老的、計畫經濟的束縛中解脫出來！同志們，北鋼的命運不是我一個廠長能決定的，現在我把這個權利交給大家，既然都是主人，那就要真正行使主人的職責。」

二十

北鋼大會堂裡，會議已經散了。可主席台上仍站著廠長，萬林和小寶…

廠長在默默地吸煙……面對空蕩蕩的會堂，萬林仍一動不動地在那兒站著；只有小寶活泛些，他一會兒看看這個，一會兒又看看那個…

廠長看了萬林一眼，用嘲諷的口氣說：「你怎麼不走啊？帶上你的麵包，還可以去換頓飯麼。」

萬林不動。

廠長說：「就憑這一件事，我就可以開除你。」

萬林立在那裡，一聲不吭。

廠長轉過臉去，重複說：「我可以開除你。」

立時，小寶跑上去，拉住廠長的手說：「別開除我二爸，我二爸是好人…」

廠長笑了，說：「看看，還有說情的…哼，說說你的理由吧。」

萬林看了廠長一眼，又把頭低下去了…

接著，廠長扯著小寶，走到萬林跟前，拍拍他的肩膀，放緩語氣說：「你能夠站出來，敢站出來，這說明，你還是北鋼的工人，還有鋼鐵工人的氣節，說明你是條硬漢子。在你們車間，偷鉛餅不是一天兩天了，你們車間主任當工長的時候就發鉛餅，你們是當'獎金'發的……我也知道，比這更嚴重的，在咱們廠，可以說數不勝數，遍處都是。」

萬林終於開口說：「我不認為我是主人。再說，又有誰真正把工人當作主人了？主人有自己的權利，工人有什麼權利？工人只有乾活的權利！幹好了，是那麼多工資，幹不好，還是那麼多工資，這叫主人麼？」

廠長有點欣賞地望著萬林：「有道理…」

萬林看了廠長一眼，突然鼓足勇氣說：「廠長，你還敢用我麼？你要是敢用我，我就能把噸鋼1095的成本拿下來！」

廠長一怔，說：「你要真能拿下噸鋼成本1095，我就敢用你！」

這時，天車女工劉惠英一頭聞進來，對廠長說：「廠長，這事不怪他……」

廠長望著猛然闖進會堂，又突然站住的劉惠英，笑了笑說：「嘿嘿，又來了一個…」

二十一

夜，總會計師辦公室。潘亞君坐在一台電腦前，正在飛快地敲擊著，一串一串的數字出現在電腦螢幕上…

這時，門輕輕地被推開了。天車女工劉惠英探了探頭，小聲說：「潘大姊…」

潘亞君扭過臉來，一看是劉惠英，笑著說：「是惠英啊。進來呀，有事麼？」

劉惠英說：「想跟你請教個問題。」

潘亞君說：「啥問題？你說。坐下吧，坐下說…」

劉惠英說：「小是我…」

潘亞君說：「不是你？還有誰呀？」

劉惠英朝門外喊道：「哎，哎，進來呀。」

只見萬林稍稍有點拘謹地從門外走了進來，說：「潘總…」

潘亞君說：「喔？萬林。來，坐吧。」

劉惠英馬上說：「潘大姐，是萬林有事向

你請教，你們說吧……」說著，她扭身朝外走去，走到門口時，她回頭對萬林說：「我在外邊等你。」

萬林說：「潘總，我想問，我們車間的目標成本是怎麼算出來的？」

潘亞君說：「是噸鋼1095吧？」

萬林說：「是。這個數…」

潘亞君說：「過去咱們是計劃經濟，核算成本都是從原材料的進價開始，這是'正算法'。現在呢，咱們採取的是從產品的市場銷售價減去目標利潤開始，按廠內工序逐步反向'倒推'，這叫'倒推法'…你懂嗎？」

萬林說：「明白。」

潘亞君說：「定噸鋼成本1095是有科學根據的。它是國內先進水平和你們車間的歷史最好水準為依據，對成本構成的各項指標進行比較，再以原材料和出廠產品的市場價格為參數，計算出來的最高限額…」

窗外，是一彎明月。

劉惠英在廠區林蔭道的樹下站著。

萬林走後，潘亞君仍在電腦鍵盤上敲擊…

這時，廠長推門走了進來。

潘亞君趕忙站起身，說：「廠長，有事嗎？」

廠長望著潘亞君，沉默了一會兒，說：「潘總，我今天接了個電話，有人願再給一千萬……」？

潘亞君十分驚喜，說：「有這好事？」

廠長說：「不過，他還有個條件…」

潘亞君馬上說：「你不是說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麼？」

廠長搖了搖頭，說：「他要一個人。」

潘亞君說：「誰？」

廠長說：「你。」

潘亞君怔住了…

廠長說：「這人神通廣大，他是透過市裡來要的。市長親自打電話，點名要你。我沒有答應。雖然我們非常需要資金，但我沒答應……潘總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聽聽你的意見？」

潘亞君沉吟了一會兒，絞著兩手，默默地說：「是南方信託投資公司吧？」

廠長嘆了口氣，說：「潘總，我欠著你的帳哪。我沒能把你的愛人要回來…對不起你呀！如果你真想走…我，我放。」

潘亞君說：「廠長，你別說了。在這種時候，我是不會走的…」

廠長說：「你再考慮考慮，我不勉強你…」

潘亞君說：「是有這麼回事。那是我一個老同學，他說給我月薪一萬，可我拒絕了。」

廠長望著她：「幹什麼都需要犧牲啊。我們這一代，犧牲也就犧牲了，再讓你們」

潘亞君說：「廠長，說實話，我不是怕錢多了咬手，我也需要錢……可我，任總會計師才剛剛三年，是你力排眾議、破格把我提起來的……」

廠長擺擺手說：「不，這是組織上的事，不是哪個人決定的，你不要這樣想。」

潘亞君眼含著淚說：「再說，我爸他……也不會眼目的。我怎麼能……還有，你是看著我長大的。小時候，我記得，每到發薪水的時候，你就去給我們家送錢，月月都送，你說是廠工會發的救濟款。」

廠長說：「過去的事，別再提了…你，不後悔？」

潘亞君說：「我不後悔。」

廠長深情、親切地叫著她的小名，說：「小亞，謝謝你對我的支持，謝謝。」

潘亞君又說：「廠長，你放心，我再去找他，我一定把這筆資金再爭取過來。」

廠長搖了搖頭，說：「盡量。」

二十二

早晨，在廠設計院的樓前，站著一些“眼鏡們”，他們是在等車……

這些都是要到法國引進先進設備的工程技術人員。他們一共八個人，每人都很醒目地提著一個大紙箱，紙箱的外邊都寫著兩個黑體字：「文件」。

站在前邊的是北鋼總廠的總工程師兼設計院院長廖漢秋…？

這時，廠長帶領著幾個廠領導走過來送他們行。廠長握著廖漢秋的手說：「老廖，還罵我嗎？」

廖漢秋扶了扶眼鏡，很認真地說：「奇怪，我什麼時候罵你了？」

廠長笑著說：「你該罵還罵……老廖啊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多注意身體。藥帶了沒有？」

廖漢秋說：「帶了。你放心吧。」

廠長依序跟這些要出國引進設備的知識分子握手，他一邊握手一邊說：「拜託拜託…有勞各位了…家裡有什麼事嗎…跟家裡說，有事直接找我…」當他握到最後的時候，發現他們一人提著一隻捆好的大紙箱，就笑著問：「這是什麼？'文件'？什麼'文件'？」

眾人都說不說。一個年輕些的工程師小聲說：「是泡麵。」

廠長沉默了。雖然他臉上還帶著些許笑意，但那笑意已有了些許苦澀。他說：「這是我這個廠長無能啊！出國了，還讓你們一人背一箱泡麵。」說著，他的臉就黑下來了，只見他跳起身來，一把奪過一隻寫有「文件」字樣的紙箱子，奮力地撕扯開箱子，「嘩啦」一下，把箱子裡裝的泡麵全抖落在地上！

眾人全都傻了。

緊接著，廠長吼道：「幹嘛呀？！讓你們出去幹什麼？是讓你們出去丟人的麼？有人人格，國有國格呀！出了門，你們代表誰？代表中國呀！要莊重，要氣派，頭要昂著！體面面

，這像什麼話？厲聲質問道：「潘總，出國的費用沒有發給大家麼

在廠長發脾氣的時候，潘亞君匆匆走開了。這時，她剛好提著兩隻高級旅行箱走回來。潘亞君快步走上前來，解釋說：「發是發了。可大家都說，廠裡目前有困難，想給廠裡省些錢，說要集中使用，所以……」

眾人默然，手裡提著的那些寫有「文件」字樣的箱子，一個個都落在了地上…

潘亞君蹲下來，把那些撒在地上的泡麵一包一包地拾起來，裝進那隻高級旅行箱裡。眾人也都默默地跟著裝。廖總的嘴唇抖動著，但他一句話也沒說，只是眼濕了…

廠長背過臉去，久久不說一句話，等他轉過臉時，廠長掉淚了。他說：「老廖，同志們，對不起，我錯怪大家了。」說著，他鄭重地後退兩步，雙手抱拳，高高舉起，激動地說：「各位可都是咱北鋼的台柱子，出了門，還是要吃好住好，可別總吃'文件'哪！

眾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這時，一輛兩型車開了過來…

二十三

廠辦公大樓前，一群要帳的客戶簇擁著供應處長姚春成，鬧鬧嚷嚷地朝辦公大樓擁來…

在一間大會議室裡，前來要帳的客戶全都在會議室裡坐著…

廠辦秘書正在給人們倒水，還在桌上擺上了水果、香煙…

有人小聲說：「這又是唱的哪一出呀？」

有人說：「你没看看，都停產了！」

有人說：「那不管他。反正是廠長紅口白牙答應過的…」

會議室外邊，廠長低聲對供應處長姚春成說：「都安排好了吧？」

姚春成小聲報告說：「要留下的廠家，都私下談過了。不過…」

廠長擺了擺手，直向會議室走去。

在會議室裡，廠長對那些要帳的客戶說：「各位都是給北鋼提供原料的廠方代表，多年以來，你們都給北鋼了很大支持，對此我表示感謝。目前呢，北鋼確實遇到了一些暫時的困難，希望各位能夠理解。我要聲明的是，北鋼並不缺這幾個錢。」

這時，有人不客氣地打斷他說：「徐廠長，你說了半天，到底啥時候給錢？」

有人馬上說：「是呀，拖了這麼久了…」

有人小聲說：「都停產了，還牛啥牛？！」

廠長看了那人一眼，並不反駁他，仍繼續說：「北鋼是講信義的。若是不願意與北鋼繼續合作，北鋼表示理解。」

說著，廠長的臉色一變。扭頭對姚春成說：「你去把會計叫來！」

說著，又勾過頭，說：「如果有不願意與北鋼繼續合作的，我馬上讓會計結清所欠的款項，一分錢都不少你的！」

眾人一下子怔住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面面相覷…

廠長又宣布說：「北鋼現在是停產整頓時期。那就是說，從現在起，北鋼停止進料。至於何時進料，進哪家的料，另行通知！」

這時，一個女會計走了進來。廠長看了她一眼，從衣兜裡掏出一支鋼筆，放在面前的會議桌上，說：「有不願與北鋼繼續合作的，有害怕北鋼賴帳的，請到前邊來，我現在就給你簽字，咱們馬上結帳。」

會議室裡，客戶們私下交頭接耳，小聲商議。站起來圍到廠長身邊的只有寥寥幾個人…

這時，有個手拿「大哥大」的客戶站了起來，他就是包銷耐火材料的個體商人馬經理。他扭過身去，暗暗地瞪了供應處長一眼，扭頭走出去了。

二十四

在一個豪華飯店的雅間裡，坐著供應處長姚春成和那個包銷耐火材料的馬經理（就是那手持「大哥大」的），在旁邊作陪的是那馬經理的女秘書…

飯桌上擺放著十分豐盛的酒宴…

馬經理說：「姚處長，咱們交往不是一天半天了，你這就不夠意思了？」

姚處長好半天不說話，只默默地吸煙…

馬經理的女秘書說：「姚處長，不要太小氣嘛。」

姚處長說：「馬經理，這次裁掉的也不是你一家，六十多家哪。廠裡要實行『成本否決』制度，往後是越卡越嚴了。以後供貨廠家要由質檢、稽查、管理三個部門共同來定，我做不了主啊！」

馬經理說：「老姚，這可不行。我那批爐磚怎麼辦？」

那個女秘書搖著姚處長的肩膀說：「你想辦法嘛…」

姚處長為難地嘆口氣說：「難哪。」

馬經理說：「老姚，別的我不管。這批爐磚你必須給我收了。我可是從來都沒虧過你呀！我他媽百十萬都押上了……」

姚處長搖搖頭，又搖搖頭。

馬經理看了女秘書一眼。女秘書站起身，出去了。

馬經理端起酒杯，對姚春成說：「喝，喝…」

姚春成也端起酒，說：「老馬，這些年，我也算對得起你了，你賺了有這個數吧？」

說著，他伸出一隻巴掌，來回翻了翻。

馬經理眨了眨眼：「哪有那麼多！不過，你夠意思，我也夠意思。」

這時，女秘書拎著一隻小公事箱走進來。她把公事箱往餐桌旁一放，剛要說什麼，馬經理立刻說：「打開。」

女秘書「啪」地一下，把公事箱打開了，裡邊放的是一摞一摞的錢…

姚處長瞥了一眼，說：「這是做什麼？這是做什麼？老馬，你要這樣，我走了！」說著，就欲起身。

馬經理一把按住他，說：「咱哥們，你還裝啥裝？這是五萬，你先收住。那批爐磚你也得給我收了，我不管你用啥法兒，反正得收了。」

姚處長坐住那裡，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「不是裝，是確實不好辦哪！」

馬經理說：「要好辦，我找你乾啥？」說著，他把公事箱「啪」的一蓋，又說：「這年頭，你還廉政哩？」

姚處長想了想，說：「可就這一次了。下不為例啊！」

馬經理看他答應了，忙說：「好好。喝酒，喝酒。」

姚處長又說：「貨我想法讓人收下。就明天一天時間，你抓緊時間，過了明天，天王老子也給你辦不成了！」

馬經理馬上說：「我這就去安排。」

說著，他對女秘書使了個眼色，說：「小吳，你陪陪姚處長，讓他喝好，玩好。」

說著，他快步走了出去。

二十五

省城，在一個極為豪華的「卡拉OK」包廂裡，同樣是一個公文箱打開了，裡邊赫然地放著一疊一疊的人民幣…

包廂裡坐著兩個人，一個是北鋼的總會計師潘亞君，一個是她的老同學，南方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陳西銘。

潘亞君看了看那個公文箱，問：「老同學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陳西銘說：「這就叫生意。這是十萬塊，給你的。」

潘亞君用譏諷的語氣說：「給我的？一次就給我十萬，你好大方啊！」

陳西銘說：「生意歸生意，友情歸友情。在生意場上，我是寸步不讓的，這你也知道。現在合約已經簽了，按生意場上的規矩，這錢就歸你了，這是給你的回扣。」

潘亞君說：「回扣？」

陳西銘很老練地說：「你放心。這筆錢尾特別開支，賬面上不會有任何顯示。另外，這裡也沒有第三者在場，可以說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……」

潘亞君笑了笑，說：「滴水不漏？」

陳西銘說：「可以說是。天衣無縫，放心吧。」

潘亞君默默地說：「拿回去吧！」

陳西銘說：「你…你不要？」

潘亞君說：「我如果接下這錢，我成什麼了？」

陳西銘說：「我走遍大江南北，還沒見過不要回扣的。這是你應得的嘛！」

潘業君說：「我說過，我不是不喜歡錢。我只是想有一雙乾乾淨淨的手……」

陳西銘看看她，再看看她，說：「我聽說你的老母親在病床上躺了七年了？」

潘亞君說：「是。」

陳西銘說：「你其實很需要錢。」

潘亞君說：「是。」

陳西銘說：「那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亞君，你為什麼這麼固執呢？你以為這錢髒麼？」

潘亞君說：「不。是拿錢的手髒。」

接著，潘亞君又說：「西銘，收起來吧。我很看重我的職務，這個總會計師的職務我還想幹下去呢……」

此刻，隔壁的包廂傳來了《血染的風采》的歌聲…潘亞君側耳傾聽…

陳西銘說：「亞君，別傻了。我認為，世間有兩種東西是必不可少的，一個是錢，一個是權。其它都是空的……」

潘亞君說：「我也認為，世間有一種東西是金錢和權力買不到的，那就是人格。」

陳西銘看著潘亞君，好久才說：「亞君，其實，我是很喜歡你的，在大學的時候」

潘亞君打斷他，說：「你不要再說了，人各有志。陳總，我是代表北鋼總廠的，請你注意這一點。」

說著，她站起身來，走了出去。

陳西銘坐在那裡，愣了一會兒，「啪」一下把那公文箱台上，說：「幹！還真有不喜歡錢的？！」

二十六

下雨了，傾盆大雨…

學校門口，一片雨傘，傘像雨中花一樣，一叢一叢的在雨中開著，那些人都是來接孩子的家長。

雨中的馬路上，有兩把雨傘慢慢走到了一起，那是萬林和劉惠英。

劉惠英看著萬林，萬林看著劉惠英。劉惠英說：「給廠長說了？」

萬林說：「說了。」

劉惠英說：「都說了？」

萬林說：「都說了。」

劉惠英說：「廠長怎麼說？」

萬林說：「廠長說，我可以競選車間主任…」

劉惠英說：「太好了。你過去總說你行，現在機會來了。」

萬林說：「可我心裡…」

劉惠英說：「怎麼了？你『夜大』都畢業了，還怕什麼？」

萬林說：「如果我幹，定崗定編的時候…那，黃頭就不能再留下來了。」

劉惠英一怔，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萬林說：「他人太僵，太古板，對一些新的東西……可我又怕他受不了。我也很矛盾哪。」

黃頭是我的師傅，我又是他一手帶出來的……」

劉惠英說：「不能留下麼？」